

# 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

(1949—2009)

陈申 黄自新 唐文 / 著

创作型舞台舞蹈

云南舞蹈辉煌的六十年求索之路



人民教育出版社

# 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

(1949—2009)

陈申 黄自新 唐文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双子

封面设计：王欢欢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1949—2009）/陈申，黄自新，唐文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1-017176-0

I. ①云… II. ①陈… ②黄… ③唐… III. ①舞蹈史—云南—1949—2009  
IV. ①J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0735 号

## 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1949—2009）

YUNNAN DANGDAI WUDAO FAZHAN SHI(1949—2009)

陈申 黄自新 唐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2.75

字数：500 千字

ISBN 978-7-01-017176-0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序 一

# 60年西南边陲舞蹈历程的回望

杨德铨

2011年4月应本书三位舞蹈家作者之请，参加他（她）们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西部课题“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论证，我的第一感觉是该选题宛若应时而现，不早不晚赶上全国和云南文化艺术发展至现阶段的需求——新中国诞生六十余年，边陲云南舞蹈给人的印象是资源多，类型多，色彩多，节目多，演次多，精彩多，获奖多，舞者多，舞蹈活动多，史证和故事多……然而若想对外进行既全面又简明介绍的话，往往又会觉得这若干个“多”虽让人快意无穷，有关资讯却显得散散而存，各是各的，对舞蹈发展步履缺少总的规络概括，不知从哪说起为佳。云南当代舞蹈需要有人改变它的散显状态，将其从各个方面拾掇起来，客观科学地以一线贯穿整体成串的方法聚合为一体，让人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它六十多年走过的路途与留下脚印的全貌，对此，《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宛若应了时代呼唤，及时补了这个空缺。此后如若有人询及云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甲子”舞蹈的情况，翻开本书便能找到答案。这是多么叫人惬意的事。

评说当代（现实）云南舞蹈面貌，人们喜用“多姿多彩”“琳琅满目”“歌舞之乡”之类词语加以形容。然而，这类说法只是一个总的和较笼统的比喻性评价。云南舞蹈从古远岁月走来，同其他姊妹艺术及各种事物一样曾经历沧海桑田千变万化的过程。历史上盛极一时，或时盛时微，或至处于悄无声息的情况都曾有过。有些舞蹈流传较久，许多年后还继续保持势头，活跃在

市井、村镇民间，可谓千古不朽；有些存在一些年后或部分存留，或渐渐消失；有些或潜移默化，改弦更张，变成新种；有些佚亡若干年后又再度复现，以某种新姿新容示人，和先前的样子有了区别；有些舞的原出现地点和原使用民族（人群）在一些年后情形移变，和文献、文物资料先前记录的实情有很大不同。同时，在时光行进间不断有新舞创造出来，成为流行；亦有自外部（包括外省和外邦）传入者，落地生根，变成本地新品。即使是一直比较顺利地向下流传的，也会经历边传边变的过程——毕竟舞蹈是“活”气翻滚动感十足同时也因具有“活”加“动”的特性而易生变的形式，要求它始终“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它的盛微同社会兴衰有密不可分关系，犹如铜鼓舞、葫芦笙舞一样，虽已出现和存在两千多年，但可以清楚窥见的一点是今日流传在彝、壮、瑶、布依、水族等民间的铜鼓乐舞和盛传在彝、白、拉祜、佤、纳西、傈僳、怒族等地区的葫芦笙舞，已然同它们风行滇地的源头年代记存在青铜器上的相关舞蹈纹饰图象和舞蹈青铜俑反映的舞姿、动作、穿扮形样有较大差别，除敲击铜鼓和吹奏葫芦笙舞蹈的基本方式、模样有相似点外，很难找到二者古今完全相同的地方——一个不断使舞蹈演化前趋的“变”字，造就了云南舞蹈个性鲜明的独特传统，使舞蹈保持着叫人眼花缭乱的状态和不易佚失的活力，令各族人民对本区域存在的舞蹈怀着挚爱与敬仰之情，让舞蹈由此保持着拥有当地自生自创的、从外面吸收借鉴的、本土与外来交融出新的三种品类并存的颜貌格局，把它的态势定格在与当地环境、民情、观念、风习相谐调的“丰富多样”的层级，成为历史主流，一直展现着人文演进的热闹和岁月文化变迁的璀璨，化作千百年来各族人民的生活精神密伴，较好地保持着旺盛生机和万紫千红的瑰丽容姿。

古今云南舞蹈之所以令人艳羨，原委即在这里。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客观回顾历史，云南古代舞蹈曾有几段特别惹眼值得夸耀的巅峰时期：一是以沧源崖画和永胜东山崖画众多精彩舞蹈形象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二是以青铜舞蹈纹饰形象和舞蹈俑种类多、舞姿美且跳舞场面生动多样为代表的战国至汉滇国时期；三是以数百人出演的高水平大型乡土乐舞“夷中歌曲”——《南诏奉圣乐》千里迢迢赴长安皇宫献艺，让宫阙王臣叹服得五体投地，“南诏乐”由此被列为宫廷正式音乐，南诏乐

工舞伎被留在宫中并传为千古佳话为代表的唐代南诏时期；四是以两个例子——一是皇帝在宫中令滇地来使当堂表演歌舞，看后高兴叹服至极；二是皇帝见云南使者穿戴打扮奇异，叫他们现场表演家乡歌舞，看后十分喜爱，即令宫廷艺人习仿，编创成著名歌舞戏剧《五花爨弄》流传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为代表的宋代大理国时期；五是以大理苍山麓出土华美超群彩色乐舞群俑、洱源凤羽镇出土黑陶乐舞演艺俑和《南诏野史》《百夷传》《徐霞客游记》、天启《滇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等记载多地各具异色的民族民间乐舞典型品种为代表的明朝时期……上述时期的若干精妙绝伦舞蹈，有的至今流风遗韵尚在，有的略存孑遗，从中依稀可辨当时舞风昌隆舞艺绝奇的踪影，清楚表明云南舞蹈在中华舞坛的地位、贡献和影响，其传统之深长，令人钦羨自豪。

当然，舞蹈发展演化之路也非时时顺畅无虞，波浪状行进是它由远及近走来经常出现的情姿。由于历史变迁、地理差异、社会发展步调节奏不一、生活风俗有别以及突如其来的人为与自然灾害冲击等原因，各地各民族舞蹈在岁月行进中会不时出现起落不均、荣萎交替、分布疏密有别以及从高隅骤然滑向低谷的情形。一个较近的例子是清末民初，特别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中国诞生前夕），由于内忧外患，战火频仍，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包括汉族居住区域在内的许多地方，传统民俗节日活动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舞蹈出现频率呈锐减之势，不少民族民间舞蹈在民穷艺困的困状中相继式微，走向衰落，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全国先后解放时，云南舞蹈几近步入沉寂之窟。舞蹈是什么？此时已不是处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有暇关注的事——云南舞蹈渐自濒临有史以来最让人愁肠满腹愁云难消的衰颓境地。

新中国诞生救了舞蹈，使云南舞蹈重获新生。

这起始于云南解放前后的一个重要时段，相继出现了一连串有助于舞蹈近似枯木逢春的契机。一是地下党农村活动和“边纵”游击时期。约于1947年前后至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到局地农村开展工作，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发现一些精彩舞蹈，诸如汉族花灯、彝族阿细跳月、白族霸王鞭八角鼓等，利用进步学生运动的合适机会，向社会做介绍，使这些舞蹈

有了重新活跃的势头。1949年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前数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成立，发动反蒋爱国斗争，和人民建立水乳交融的关系，边纵所到之处，歌喧舞腾，通过教歌教舞，组织娃娃、学生、青年唱歌舞蹈，使歌舞成为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媒介和极好方式。随着青年集体舞《山那边哟好地方》《灯塔颂》《共产党像太阳》《老圭山》《金凤子开红花》《太阳下山明天还要爬上来》《藏族骑兵舞》《新补缸调》《藏族多那过舞》（弦子舞）等新舞蹈的教传普及，一扫大众长期饱受反动势力残酷欺压剥削造成无限痛苦的阴霾，不仅使根据地（解放区）原先不见不闻或少见少闻歌舞的沉闷状态得以改变，而且将当地百姓呈熄灭状的歌舞激情重新点燃，濒临消亡的民间舞蹈重获苏醒希望，诸如将革命歌曲（歌调）《金凤子开红花》与白族群众霸王鞭舞相配，《山那边哟好地方》《新补缸调》与汉族村民花灯舞相配，《老圭山》与彝族民间跳乐拍手舞相配，不仅使新革命歌曲舞曲与传统民间歌调舞蹈自然实现天衣无缝结合，成为群众喜闻乐见和极易掌握运用的形式，而且对推广革命歌舞和复活振兴传统民间舞蹈迅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二是同年12月9日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后，边纵迅疾进驻全省部分县城；继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滇，进驻昆明和全省各地，边纵的上述舞蹈和解放军入滇带来的北方大秧歌、腰鼓舞、跑旱船等随之迅速传遍全省。与此同时，在先后欢迎边纵和解放军到来时，各地群众亦用自己喜闻乐见的传统歌舞表达发自肺腑的快乐心情，使许多原来已遭“雪藏”、弃置、遗忘的歌舞重新回到人民生活中，龙飞凤舞起来，避免了失传的悲剧；三是新中国诞生初期，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建设巩固铜墙铁壁边防，抓紧妥实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复杂民族问题，党实施了被誉为“三把金钥匙”的三项重大措施：（1）1950年9月至1951年6月，派遣中央访问团赴各民族地区转达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慰问群众，宣传民族自由平等团结进步精神，做好事，交朋友，疏通民族关系，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所到之处，差不多都能看到宛若“金钥匙打开千年锁，冰破日出大地红”后各族群众自发用歌舞热情欢迎访问团亲人到来，使大量民间舞蹈重新焕发生机的情景；（2）为加速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加快实现边疆建设发展繁荣目标，云南民族大学

于1951年8月1日宣告成立，来自全省各民族地区的能歌善舞的各族学生到校后在不同场合经常表演特色浓郁的乡土歌舞，使云南民族大学不知不觉变成各民族歌舞重生、汇聚、展演、传教的园地，吸引四方八面的目光，工农商学兵单位团体前来求学民族歌舞者数不胜数，对复兴、推介民族民间歌舞起了及时、突出的作用。(3)为促进民族团结，清除蒋残匪和国内外敌对势力骚扰破坏，加快边疆民主建政进程，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1952年由云南民族大学师生为主组成的云南省民族工作队数百人深入边疆民族地区驻村工作，运用当地民族民间歌舞开展活动，制造声势气氛，增进相互感情，使唱歌跳舞自然而然成为边疆区域举目可见的事，使较多原已销声匿迹的民间艺人和民间歌舞有了复出的机会，民族民间歌舞不仅渐呈活跃之势，其所特有的社会功能也随之获得较好发挥……

由于上述情由，已近沉寂的云南舞蹈在20世纪50年代初起又重新活跃起来，逐渐恢复其原先的艳彩容姿，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前行，迈向云南舞蹈的又一个新的巅峰。

故此，解放后云南的舞蹈——包括发掘、发现、整理、复苏、重生、继承、弘扬、普及、提高、新创、教育、研究、发展的舞蹈，含业余的、专业的，乡村的、城市的，大众自娱自乐的、舞台职业演出的，包括舞蹈艺术本身和舞蹈学科理论建树，尤其是它自六十多年前从旧时代走来时的衰微低处奋起一步步迈向兴旺高峰经阅的道路历程，就特别值得加以回顾、研析、总结，大书一笔，让其成为全社会分享、珍视、爱护、继承、弘扬的宝贵财富。本书出版，为此解了饥渴，应获肯定和赞许。

新中国诞生以来，云南舞蹈存在于不同地域人群和场合中，各具异色，约可分为五个块面，一是和各民族群众相守相伴的传统民间舞蹈；二是专业团体、单位创作演出的舞台舞蹈；三是广大民众业余和半业余创作表演和流行的舞蹈；四是商业性演出（如旅游景点演出、娱乐场所表演、特定商演）的舞蹈；五是其他舞蹈（包括宗教舞蹈、民俗信仰仪式舞蹈）等。不同时期舞蹈呈现的方式和重点各有不同，“多样性”可算是当代舞蹈的一个主要特征。由于参与或触目舞蹈，从舞蹈中人们会或多或少深浅不一地感受到舞蹈如一面国家、民族和时代的透镜，既反映着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生活方

式、人际与民族关系、婚丧嫁娶民俗表现形式内涵及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也直接间接透现着国家、人民的命运和时代兴衰起落及发展演变的前景。故而，对当代舞蹈的研究、描绘、讲述，对舞蹈中的正面、积极部分与少量消极、不良成分加以区分，划清是非界限，不仅对帮助人们认知舞蹈艺术本身可获裨益，而且对丰富国家、民族人文意涵并助力社会道德精神的塑造亦能产生及时、有效的作用，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从这个角度说，本书问世，符合客观需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会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

写一本讲“当代”舞蹈的具有启首意味的书不是一件易行的事。诸如舞蹈的活人现事，随时都在变化，若干“新提法”“新用语”“新手法”“新情况”一时难于准确评说，科学论定；有些良莠评鉴，需更多时间检验，仓促行事易生偏颇，或生人云亦云偏离艺术客观实情之弊，不可随性而为……因而写“当代”比之于写“传统”，写“古代”，自有其特殊难点（这也是这类书不易写得尽善尽美的重要原因）。对舞蹈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当代现实来说，有人能大着胆子，敢于去弥补欠缺，写一本这样的书，应受到赞赏。正由于为之非易，我们无须过于苛求，应以宽豁无私的心境伸开双臂去鼓励和笑迎它的降临。书的三位年轻作者长期经历舞蹈演、编、教、研、采实践，对“当代”舞蹈有亲身体尝，爱舞深挚，在书中至诚用心，倾情倾力，渗透着职业使命感与执着探索精神，令人钦佩。全书历时5载编撰，资料搜集较丰富，基本包含各主要方面，论道逻辑清晰，花了大力，所做辛劳付出，化为花红果香，献给社会，应是云南舞蹈界和喜爱舞蹈的各族人民的一桩喜事，拍手恭贺，是理所当然的。

愿本书尽快走到读者面前，让读者以笑容对它表示赞美！

2016年9月27日于昆明莲花池畔

杨德崃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昆明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专家，国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拉班研究

中心首席专家，云南省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云南民族村非遗保护指导专家，云南艺术学院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从艺50年以上艺术家荣誉称号、勋章获得者。云南省1979—1989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文化部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序 二

# 为创建少数民族舞蹈学科体系的新成果鼓与呼

## ——《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述评

石裕祖

我与陈申君曾在云南民族大学共事多年，此后虽分别效力于不同院校，确因志向和趣味相近，时常在舞蹈理论相关领域交流切磋。2010年欣闻由陈申君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项目——“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获准立项，实为之感到欣悦！2011年4月，笔者被聘为该课题论证专家参加了由陈申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的开题论证会，从彼时起，我们便诚挚地期待该项目成果的早日问世。

就在该项目历时近三年的后期，笔者有幸担任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成果专家鉴定组组长，除却肩负国家社科重托的因素，同时也是给我一个分享和学习少数民族舞蹈学科体系的新成果的一个绝好机遇。笔者经过通览全书稿，对陈申君率课题组倾注心力、不懈思考、凝聚智慧而成的成果的第一读后感，表示由衷的首肯和祝贺！这种祝贺的意义还在于：其一，值得肯定的是《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的问世，为云南尚欠发达的民族舞蹈理论和民族舞蹈学科建设增添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学术基石；其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的付梓出版，至今确系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省区一级的区域舞蹈史之一；其三，该项目成果的呈现得益于课题组成员年轻富有朝气与奉献合作精神，及其基于义无反顾的

执着文化追求所表达出的独到学术见解。

吾之所以为之点赞，还特别在于该著作首担起为云南民族舞蹈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奉献和杰出艺术成就树碑立传的大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的民族舞蹈仅仅从民主革命时期的《满三娘劳军》《阿细跳月》始，经历过近半个世纪中的繁复交错和起伏跌宕中的繁盛。此期云南舞蹈编导群所创编展演的各种民族的舞蹈节目，已逾上千个（部）。云南当代民族舞蹈作品曾几度创造辉煌，这些不可遗忘和磨灭的民族舞蹈文化功绩，曾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显见，在过去的60年中，云南民族舞蹈发展的成就一直居于全国民族省区之前列。有鉴于此，我们云南的舞蹈理论家理当责无旁贷地将这些民族舞蹈艺术成就，载入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历史功劳簿。

早在1995年前后，国内就有专家提出“云南舞派”在中国舞坛的显要地位。“全国舞蹈呈现三足鼎立态势：一足为北方的‘中国舞’；一足是上海等地南方的现代舞；再一足则是以云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舞蹈。这些年，各自在发展，相互在吸收，三派有‘三国演义’之势。云南被誉为鼎势一足，其位置不可低估，它绝非一二人所能擎起，可以说是正在形成的‘云南舞派’在支撑。”<sup>①</sup>云南思存高远的老一辈舞蹈家亦曾叹息：“云南的舞蹈编导已逐渐掌握和运用民族传统舞蹈动作来表现民族生活的一些主要创作方法，使创作手法与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相结合，从而形成‘云南舞派’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实‘云南舞派’的口号早已提出，不过无人为之总结，为之宣传，为之呐喊！”<sup>②</sup>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sup>③</sup>民族民间舞在中国几千

① 聂乾先：《“云南舞派”的走向》，载《云南民族舞蹈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② 聂乾先：《“云南舞派”的走向》，载《云南民族舞蹈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③ 新华社：《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 2015-08-23 20:14。

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承的角色。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根基。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中云南创作型专业舞台舞蹈发展史的研究同样具有“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的重要启示作用。

由陈申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课题”——“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的缘起，无疑正是基于欲为“云南舞派”宣传、总结和呐喊的学术目标被认可、首肯而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他们历经近三年的持续辛勤努力、深层探索和独立思考，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1949—2009年）中云南当代创作型专业舞台舞蹈的发展历史置于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语境中，并在舞蹈历史学、舞蹈文化学和舞蹈美学等多维度的关照下，搜集、运用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求更加真实、客观地展示和描述云南当代创作型专业舞蹈的辉煌成就及其发展历程，为当下如何弘扬和建构云南民族舞蹈文化大厦夯实土壤，积极建言献策。

从《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最终呈现出来的学术成果上看，基本按照该课题研究的原申报项目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目标——“以云南当代创作型舞台舞蹈发展为主”的预定研究目标。《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始终紧扣全国舞蹈发展的全局进程和整体态势，作力于对当代60年来云南创作型专业舞蹈创作作品、代表性舞蹈家、舞蹈教育、舞蹈团体、舞蹈文化产业和云南舞蹈文化传承状况等各领域未来的舞蹈发展趋向等诸事项进行探研。作者刻意重视和留意相关参考文献资料的精准度，从云南当代创作型舞台舞蹈发展史纵向和横向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了认真的理论思考和深层研析，环绕课题中心进行具有新意剖析论说。较客观地介绍了云南多种创作型专业舞蹈的观念形态、艺术样式、创作发展路径之现状及其历史风貌，展现了60年中云南专业舞蹈艺术的成就和文化演进路径，以期凝练出这段历史进程中云南特殊区域、特殊舞蹈文化样式中凸显的理论架构。笔者正是感怀于此，而由衷地为之鼓与呼！

“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项目组收集、查阅和运用了大量相关史料，客观地概括了60年中云南创作型专业舞蹈的发展情况，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和舞蹈专业学识及相关学科知识，在认真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学术评议和理论探讨。该著作对云南60年的创作型舞蹈存在、发

展和演进状况做出了较为客观科学的阐述，体现了作者的舞蹈史研究能力和学术建树。


与此同时，“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项目经专家鉴定组的杨德馨教授、刘建教授、江东教授等多位国内外著名舞蹈理论专家在学术鉴定中认为：由陈申先生主持的“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项目较好地完成和达到了预设的“以云南当代创作型舞台舞蹈发展为主”的学术任务和研究目标，从不同角度环绕中心进行深层探讨，特色浓郁，内容饱满，信息丰富，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项目总体体现出这样一些特质：范围广泛、史料翔实、认识深入、论述客观。这些特点，使得该项目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从整体上而言，这个项目取得了难得的突破和成绩，是一个具有一定学术分量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专家们还特别指出：在云南当代创作型舞蹈和舞蹈理论尚处于思考与研究十分不足的今天，该课题成果的学术意义与应用价值应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陈申君作为云南舞蹈界的一位中年学术骨干，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对云南民族舞蹈理论的探索 and 追求。他通过联系自身从事二十多年的专业舞蹈演员、编导和高等舞蹈教育的经历，深深感悟到云南舞蹈实践与舞蹈理论的不对称发展软肋造成的学科尴尬。于是，他始步于攻读古今学术经典、博览中外群书、潜心专研、甘心坐冷板凳、甘于寂寞、审慎思索。经过多年持之以恒的刻苦研习，他先后发表了若干颇有新意和学术分量的舞蹈论文，并在全中国“桃李杯”大赛中获得论文二等奖。正是陈申君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于是在2010年推出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具有独到见地的舞蹈学术专著《云南民族舞蹈研究》（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当代舞蹈发展史》作为当代撰写的一种地方艺术史志，面对纷繁交织和沧桑巨变中的云南当代创作型舞台舞蹈文化现象，如何精准评说其荣辱得失和历史功过，首先必须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同时更需要具备大无畏的当代文艺批评家和艺术史学家的学术胆略和胸襟。陈申君在追求舞蹈真理实践中的执着精神，确系云南民族舞蹈理论界为数不多的学术骨干，值得大加鼓励和倡导。诚然，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特定学术价值的同时，也绝非讳言和回避该著作确实尚存某种或多或少的局限与缺憾之笔。对

此，项目成果鉴定专家们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亦分别予以勘误，指出补正的建议，寄予殷切修订补正的期许。但是，作为新一代中年轻舞蹈学人学术探索的一家的新探之说，尤其需要我们多一寸“百家争鸣”的胸怀，少一点求全责备。这在当今我国民族舞蹈理论界人才和民族舞蹈理论成果相对匮乏和缺失的境遇中，宽容之心和学术关怀显得尤为必要。缘为，我国乃至云南省的民族舞蹈学学科体系的最终建成，亟待培育出一大批有志于攻克中国民族舞蹈学学科理论的继往开来的新人。

笔者执信：新一代云南中青年民族舞蹈理论骨干们在历经坎坷和磨砺后，其学术成就终将趋向更加成熟和持续的辉煌！



2016年7月8日于春城豹子头山麓陋室

石裕祖 云南艺术学院教授，国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云南省省级高校教学名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会员。

## 前 言

关于历史研究，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Collingwood）认为，就史料的内容来说，重要的不是真伪，而是它的意义。去探求意义，就走出“剪刀加糨糊”的历史的藩篱，而进入另一种境界。在这里，历史不是抄袭那些经过考订的最完善的史料，而是做出自己的结论。<sup>①</sup>

回溯历史，我们看到，云南舞蹈在新中国成立前，还基本处于一个原生的、自发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少部分舞蹈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与历史上遗留下的不同社会、政治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作为一个广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省份，云南早在“庄蹻入滇”（战国）、“五尺道和置吏”（秦）、“博南古道”（西汉）时期，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广泛影响。历史上，云南舞蹈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史料记载，有“编钟乐舞”（战国）、“双人舞蹈纹画像砖”（汉代）<sup>②</sup>等。然而，纵观历史，云南乐舞进入中原，并与其有交流的记录，仅有《白狼歌》（公元67年）、《南诏奉圣乐舞》（公元800年）等为数不多的几次。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华夏舞蹈文化的发展，实际让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乐舞，在整个中华大地的传播与交流上，直至20世纪中期以前，仍处于十分边缘、封闭的位置，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云南舞蹈特有的多样性、丰富性，被封存在了一个上千年跨度的狭小时空里。这里的25个少数民族，虽自得其乐，过着“刀

① 转引自缘一荷：《中国舞蹈史研究的目的和定位》，《舞蹈》2006年第11期。

② 石裕祖：《云南民族舞蹈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7页。